



## 永不忘却的记忆

◎朱宝珠

位于宁波开明街的侵华日军鼠疫细菌战遗址纪念碑，凝重、肃穆，它静静地屹立在鼠疫遗址上。碑身呈三棱锥形，正面刻着“勿忘国耻，励志图强”，左面用中、英、日文，刻录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右面是侵华日军空投鼠疫杆菌前的开明街商业区街景图。

多年前，日本军国主义梦想吞并中国，争霸世界，公然践踏国际法，丧心病狂地用细菌作为武器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。

时间悲愤地上溯到公元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，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飞机，窜入宁波市，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和麦粒、粟米、面粉。因当晚意外的一场雨，把屋瓦上的“空投物”冲到盛饮用水的七石缸里。短短几天内，开明街一带5000余平方米区域内，暴发鼠疫灾难。

原宁波城乡建设规划局副局长、党组成员何祺绥先生，曾亲眼目睹日军使用细菌战带来的灭顶之灾。作为细菌战受害者家属，他生前曾二次随诉讼原告团赴日，状告日本政府侵华细菌战罪行，并提交诉讼和出庭做证。

日寇空投鼠疫杆菌时，何祺绥先生的父亲开的元泰酒店，首当其冲受害。他叔叔是元泰酒店账房，因好奇捡起日机撒下的麦粒，放嘴里咬一下，当夜发病，两三天后即惨死。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投下的鼠疫杆菌，夺去了他叔叔无辜的生命。而后，鼠疫在元泰酒店职工中迅速传染，接着又死去5人。逃离元泰

酒店的职工，因已染上鼠疫，也在外地先后惨死。元泰酒店18个职工共死亡14人。

开明街拐角处的滋泉豆浆店业主赖福生和妻子，染上鼠疫，三天后发病，双双死亡。隔壁的王顺兴大饼店、胡元兴骨牌店、上海书店、东后街一带相继死人。宝昌祥内衣店15人惨死了14个。面对弥天巨祸，当时的政府虽然立即封锁疫区，隔离病人，修建3.7米高的围墙，但高墙挡不住鼠疫蔓延，死亡的阴影笼罩宁波城，疫区内天天死人，最多的一天暴死20人。赖福生等12户全家死绝。一个多月时间，市民惨死有名可查者111人。店铺关门，街面死寂，哀嚎声此起彼伏。

高墙的隔离封锁，关不住“黑色疫魔”的肆虐，更大的鼠疫灾难随时都可能暴发。已无力控制疫情的当局政府，为铲除疫源，于11月30日晚7时，在疫区内11处同时点火，忍痛烧毁115户居民的137间街屋、住房及财物。熊熊燃烧的大火，吞噬了疫区内的一切，5000余平方米内的建筑物瞬间变成了瓦砾废墟。何祺绥先生父亲开的元泰酒店也在瞬间消失。此后，人们恐惧地称这块地方为“鼠疫场”。

今年9月3日，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。我们纪念胜利、缅怀无辜死难的同胞，更无法忘却日寇犯下的暴行。肃立的纪念碑无声地控诉着当年日寇制造的那场泯灭人性的细菌战。它时刻告诫，在幸福祥和、温馨美丽的家园中生活的后人：以史为鉴，不忘国耻，奋发图强，振兴中华。

## 一手货与二手货

◎黄洪书

从前，因为小时候一直穿着别人的旧衣服，长大以后，自尊心作祟，任何东西，我都坚决要一手货，然而，有一天，我这种坚决的态度还是被动摇了。

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没几天就被人偷了，难过之余，我想就先买辆自行车吧，结果发现新买的自行车质量太差了，老是要修，然而就这样一辆不好的自行车，很快又被偷了，一气之下，我找了一辆没人要的，很难看的自行车来骑，这一骑，竟然就让我爱上了二手车。看上去锈迹斑斑的自行车，不但不会坏掉，骑起来还特别轻松，而且把它停在哪都可以不上锁，我就再也不舍得丢弃了，一用就是好多年。

有一次，我想买一台新热水器，正盘算着，一同事说，我家拆迁了，从前做出租，现在一下子拆下来好多台热水器，放都没地方放啊！你买一个用吧。我有点勉强，但还是要了一台，同事收了一百二十元钱，我觉得这也太少了吧，可同事说她卖掉的全都这个价。

还有一次，我正准备买一张新床，有人说，我这里有张旧床卖给你吧，我看看床确实很好，动了心，便问，多少钱？他说，一百元。我吃了一惊。可人家说，二手车就这样啊！

我感慨了，这些东西，其实用起来跟一手货一样啊，可就因为成了二手车，就跟白送差不多了。

历史星空

有所悟

在我家里，渐渐就有了一些二手车，有一张我很喜欢的桌子，一个古老的五斗橱，还有电风扇、电茶壶等，都是别人搬家时送的，这些东西适用又方便，质量也很好。

喜欢二手车，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就应该是：贪图便宜？哦，不，贪便宜跟喜欢二手车其实是两码事。都说便宜无好货，二手车虽便宜，甚至完全不要钱，却未必不是好货。当然，有些东西成为二手车，正是因为不好，主人才想换掉，可有些二手的东西，之所以成为二手车，可能因为主人喜欢时尚，喜新厌旧，也可能因为别的特殊原因，这些二手车，如若不好，就早被人丢掉了，能留下的，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好的。总之，一手货未必都是好的，且相对贵，二手车未必都不好，却往往廉价，一个真正会生活的人，在意的往往不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车，而是在具有差不多品质的前提下，愿意接受廉价的二手车。

除了物品，其实人也一样，有些人结婚时是“一手货”，可因为不会生活，或者说是不会做人，很快沦落成了二手，而有些人虽然是二手，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，也正因为他们经历过，往往比别人更加珍惜生活。

选择一手还是二手，并不一定跟钱有关，却与各人的价值取向有关，一手货与二手车，也各有各的好，各有各的妙。

## 夏夜两题

意之境

◎晚秋

江南夏夜

江南的三伏天，真是名不虚传，坐在屋子里，一动一身汗。吃过晚饭，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扛着藤榻，拎着竹椅，陆续来到弄堂里集合——乘凉的时候又到了。

这是一条并不宽阔的弄堂，然而凉快得很，是乘凉者的风水宝地。弄堂的两边挺立着几棵巨伞般的梧桐树，树荫如盖。一阵小风掠过，树叶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，偶尔有一两片叶子飘飘悠悠地落下来，掉在人们的身上和地上。从各家花坛里飘出来的花香，随着微风时断时续地扑入人们的鼻孔。老头子们很自然地坐在一起，品着浓茶，挥着蒲扇，谈谈山海经，摆摆龙门阵，摇头晃脑，兴致颇浓；而年轻人则借着人家厨房里射出来的灯光，专心致志地在那里喊：“跳马”、“将军”，旁边还围着许多观战的人，七嘴八舌地当着参谋。最热闹的还是那些调皮的孩子，他们有的依偎在父母怀里，问这问那，缠着大人非要听故事不可；有的举着扇子，在人缝里到处乱钻，看见附近草丛中的萤火虫忙着扑打，不时遭到大人们的笑骂；还有的干脆把凉席铺在干净的石板上，嘴里大声哼着走了调的歌曲，天真地数着满天的繁星。弄堂里真是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这情景，倒有几分像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诗句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，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不过遗憾的是，现在还不是新秋的晚上，离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还远着呢！

夜深了，星星在天上疲倦地眨着眼睛，凉风习习催人入睡，弄堂里开始安静下来，有人已经在打哈欠了，而淘气的孩子们却早已在桌子上，凉席上，在父母的怀里，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慈爱的父母不停地用扇子驱赶着落在孩子们身上的蚊子，而后又轻手轻脚地把他们抱入房内，放到床上。忽而，一只不知趣的知了在树上喳喳地叫起来，“烦死了！”有个人生气地嘀咕着，捡起石头，循声扔去，随着“嗖”的一声，噪声戛然而止。弄堂里重又安静下来，人们一边伸着懒腰，活动活动手脚，一边说着：“时候不早了，该睡觉了。”于是，一手拎着椅子，一手拿着扇子，三三两两地回屋去了。就这样，乘凉的人渐渐少起来了，最后一个也没有了，弄堂里寂静得很，只依稀听见树叶掉在地上的声音。

塞北夏夜

塞外，一个静谧的夏夜。

天气异常闷热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抬腕看手表，时间已过十点，举目望窗外，月光不知何时进屋来，悄悄地倾泻在我床前，宛如在地面铺了一层厚厚的霜。此时，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十分自然地闯入了我的脑海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啊，真所谓触景生情，皎洁的月光，果真勾起我淡淡的乡思来了，离家已近三年了，近年来江南的夏夜是怎样一番情景呢？是否还和往年一样？这时，我忽然忆起了江南夏夜那如盖的树荫，扑鼻的花香，老人们娓娓动听的故事，孩子们扑打流萤的身影……那是多么有趣，多么使人难忘的景象啊！可惜，我现在是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，无法分享这欢乐了，这样想着，越发难以入睡了，于是决定去外面游逛一番，借以散心消愁。我请同舍的一女友为伴，她欣然同意了。

我俩缓步走出门外，在营房四周信步踱着。啊，外面的空气是多么新鲜，天地又是多么广阔，苍茫的月光慷慨地洒落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给整个大地洒上了一层银辉。调皮的月亮偶尔还会悄悄地躲在几片零星的薄云后面，将草原笼罩在神秘的色彩之中。一阵微风吹来，只见树影婆娑，身上也顿觉凉爽了许多。在通往白河的一条松软的沙土路上，横卧着沙枣树参差不齐的黑影，伟岸、正直的北京杨，也将它那修长的影子投射于小路上。几对恋人正喁喁而谈，朝白河方向走着，我们不禁也心血来潮，漫步向白河走去。

白河是一湾月牙形的河流，也是我们养鱼的地方，它位于营房的南边，紧靠黄河，白天，我们是这里的常客，夜晚却从未光临过。今夜第一次站在岸边，往下一看，啊，真美妙啊，只见河面上波平如镜，河水在月光的照耀下，显得那么柔软，像银色的绸缎。一轮圆月倒映于水中，安详而缓慢地晃动着。忽然间，只听河面上“哗啦”一声响，一条黄河大鲤鱼跃出水面，它溅起了几朵浪花，激起了一层层的涟漪，月亮惊恐不安地抖动着，被击成了碎片。但顷刻间，波纹便消失了，一切又恢复了常态。河里还长满了碧绿的蒲草，密密层层地挨着，和风袭来，蒲草频频点头，仿佛向我们这些夜游神表示衷心的欢迎。我大概是由于童心未泯的缘故吧，对着蒲草丛喊了几声，顿时，从蒲草丛中传来几声回音，这声音打破了塞外夏夜的宁静气氛，在无遮无挡的大草原上传得很久，很远……北国的夏夜，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！我愉快地迎着轻轻拂来的阵阵微风，舒舒服服地做了几下深呼吸，顿时，一股草原所特有的青草气息夹带着泥土的芳香沁入了我的肺腑……

总第 5926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配图 沈欣